



•5

荒原情侣

BK32109

87
I247.5
1953

3



荒原情侣

李 洪 文 著



D

317937

责任编辑：肖 荣
封面设计：孟嘉福
插图：何 能

荒原情侣

李洪文

云南省地质矿产局测绘队排版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三厂印装 云南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25 字数：160千

1986年4月第一版 1986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500

统一书号：10116.1046 定价：1.50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本世纪一十年代发生在滇西北农村的一个动人故事。

聪明机智而又勤劳善良的客家青年何长水在金沙江上打鱼时，救出了被恶霸庄主骗婚而以死相抗的客家少女韩燕。两人一起逃到一个野兽成群、人迹罕至的荒坝上，开始相亲相爱、相依为命的既艰辛又甜蜜的生活。经过数年的开发和建设，在一批客家农民的通力合作中，这个荒坝变成了一个兴旺发达的世外桃源式的新村庄。恶霸庄主发现了他们，把魔掌伸了过来。长水和韩燕又带领大家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表现了为理想和爱情而奋斗、献身的忠贞品格。

目
录

一、江边奇遇	1
二、月夜逃亡	6
三、荒原栖身	22
四、老熊贺喜	41
五、蜜月情趣	52
六、福祥之地	59
七、小牛和小芸	76
八、双狮衔宝	88
九、仙洞会观音	94
十、仙洞历险	109
十一、鬼门关	120
十二、丧家之犬	136
十三、对 策	156
十四、两全之计	168
十五、依依惜别	182
十六、血与泪	190
十七、穷观音难斗富菩萨	203
十八、忠贞双烈	217
十九、双鹤升天	225
二十、告 状	239
二一、特殊葬礼	254

一、江边奇遇

故事发生在本世纪一十年代初期的一个冬天。

太阳偏西的时候，一艘由纤夫拉着的大船从金沙江下游逆水开了上来。纤夫们大汗淋漓，身体前倾，脚蹬地面步步艰难地拉着船，那篾制的纤索紧紧地套着肩头，嵌进皮肉。他们时而踏着沙滩，时而踏上石岩，那被沉重的负荷压抑着的、沉闷的号子声时而被江涛声隐没，时而又被江风吹散到江面上。大船披红挂彩，看着令人眼花缭乱。船越驶越近，船上的两班吹鼓手吹奏的唢呐声也越来越清晰地传到正在江中撒网打鱼的何长水耳边。虽是喜气洋洋的喜调，但长水听着十分刺耳厌烦，因为他知道那是吴家寨大庄主吴仁兴在给独子哑巴阿贵娶媳妇。喜船终于在小寨集靠岸停泊，接亲的人早已在岸边等着，两乘花轿五彩缤纷，送亲和迎亲的人簇拥着扶新娘子上轿。长筒号呜呜地吹响起来，鞭炮声不断，热闹非常。

自从老庄主吴沛然去世，吴仁兴的妹妹嫁到葫芦坝后，他家总共只不过三口人，却住着祖上遗留下来的一座三进大院外带花园下房的大片庄园，养着大帮家丁狗腿丫鬟伺候他

们；偌大的庄子由佃户们租种着，自家又驱使长工种着三百多亩的甘蔗，还设有糖房、油房、磨房、碾房，驱使大帮长工在里面劳作。但家产越大，越使吴仁兴对祖业的继承人无限忧虑。哑巴阿贵能继承这么大的家业吗？如果不趁着他们夫妇健在，从第三代中培植起产业的继承人，那么吴家就要败落在阿贵这一代上，所以才急着给刚进十四岁的阿贵娶媳妇。

长水眼看着娶亲的人流涌进吴家寨后，又打了几网鱼，看看太阳已经落山，黄昏也快要来临，江上刮起了寒风。他收起了最后一网鱼，准备拨船回家。就在这时，在夕阳的反照下，江岸的岩头上一点红色的亮光一闪，卜通落入江中。长水一看就知道有人跳江自杀，他当机立断，飞快地把船划向那个地方，一头栽进冰冷的江水中，去寻找那个沉入江底的红点。凭着他过人的水上功夫，不大一会，他就在水中抓住了一绺长发，把跳江的人托出水面，向自家的茅屋游去，而那小船却被江水漂走了。上岸后，他把那女人抱进屋里，放在床上。从那红绸棉袄细青呢裤的衣着上，他看出她便是彩船上的新娘子。这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姑娘，肯定是因为活着没法跳出火坑才走上这条绝路的。他拿起一套干衣服到屋后换了，抱着换下来的湿衣服回到屋里，伸手试了试她的鼻息，感到还有一丝丝气，但人已昏迷不醒。他正要进行抢救，但马上机灵地想到，把这个不幸的姑娘放在屋里十分不妥，因为庄主很快就会派出人来寻找新娘子的啊！于是他抱起一身僵冰冰水淋淋的姑娘向茅屋侧边的簕中走去。他把姑娘放在一个岩洞里，抱了几捆干草，垫在她的身下，十分熟

练地挖出了她腹中的江水，然后又给她做人工呼吸。姑娘的鼻息逐渐增粗，明显突起的处女胸脯在微微起伏，但仍两眼紧闭，面色苍白，昏迷不醒，她是被深冬傍晚冰冷的江水冻僵了的。长水走出岩洞，要到屋里抱被子和干衣服给她换上。他刚走到箐口就听到外面传来了嘈杂的人声，有个粗嗓门喊道：“那是何长水的家吧，快给我进去搜查！”长水连忙在树丛后面躲藏起来，接着又听到一个声音在说：“小船不见，门上着锁，人还没回来哩！”接着那粗嗓门又喊：“到箐里看看去！”这可把长水急坏了。正不知如何是好，从上面岩头上传来了话音：“喂，不必白费功夫找啦！新娘子已经跳江了，她的绣花鞋还放在这里呐！”“在哪里？”“在这岩头上。”接着是一片杂沓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又是一片惊叹声和议论声。随后逐渐静了下来，大概出来寻找新娘的人都回去了。长水又在树丛里躲了一会，听听确实没有一点动静才向屋里走去。他开门进屋抱起一块毯子，一床被子，还有母亲遗留下来的一套破旧衣服回到岩洞里。那姑娘仍未苏醒，摸摸她的手脚，如冰柱一般，那厚实的红绸棉袄和藏青色呢裤浸透了冰冷的江水，把身下垫着的干草也浸湿了。毫无疑问，这一身冰冷的衣服必须换掉，这就使精明强干的长水十分为难了。要是个男子，这是轻而易举的事，但眼前这个冻僵了的人是个素不相识的异性，该如何办是好呢？刺骨的寒风从江面上吹来，灌进洞里，连他自己也已冷得打战，可怜这不幸的姑娘，难道就这样让她冻死在岩洞中吗？去喊个女人来帮忙吧？这就等于把这个刚刚逃出虎口的姑娘又重新推入火坑。长水被这难题弄得很窘，他从未想象过会遇到这样

的事，但他又不能见死不救，为了救人之命，犹豫片刻后，这个从未接触过异性肉体的年青人终于鼓起了勇气，动手替她换衣服。姑娘雪白的皮肤已变得青紫，体温被那浸透冰冷江水的衣服吸收得一丝丝都没有了。他简直不忍心看一眼她那已冻得发青的肉体，他的所有动作几乎都是摸索着进行的，他的眼光老注视着洞口，生怕吴家的人会突然闯进来把她抓回去。这时他心里突然冒出个念头，这姑娘如果忍辱受屈当了庄主家的少奶奶，那这健美的肉体便会给吴家产生出承袭庞大家产，继续奴役长工佃户的小庄主来。如果他救活了她，今后她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新娘子穿了好几层新衣服，全部湿透了，他给她全脱去，又把母亲的干衣服给她穿上，把被子严严实实地盖在她身上，就象发汗似的捂着她。他坐在她的身旁，一心巴望着她赶快苏醒过来。这样过了些时候，被子下面的人仍然一动不动地躺着，再摸摸她的脚，仍然冰冷，又过了一会，姑娘仍然静静的无声无息。他心里十分焦急，又摸了摸她的脉搏，那手仍然是冷冰冰的，脉搏微弱到了几乎难以觉察。他心里更加焦急了。他知道她需要温暖，只有温暖才能使她复活，但被子本身是不能发热的。要是能生堆火就好了，但这又怎么行呢？火堆冒烟，这就等于给人报信。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自己的体温，在这洞中再也没有其它的温暖了。为了救人之命，长水做了一件他这一生中连想也想象不到的事。她在她的身旁躺了下来，把自己充满青春热血的身体紧紧地贴近她的肉体，为了使自己的体温更多更快地传到她身上，他把她抱得紧紧的，紧紧的，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尽快地使她复活。

二、月夜逃亡

到了黄昏时分，长水感到姑娘的身子微微动了一下，他高兴地抬起头来看她的脸，见她那黑长的睫毛微微颤动了一下，但仍然没有睁开眼睛，不过这总算说明她活起来了。

由于长水的体温大量地传导到她的体内，终于使她恢复了模糊的、朦胧的意识。她不是跳江自杀了么，她不是明明死去了么，为什么还有知觉呢？她认为自己已进入了地狱，她是在地狱中。她似乎看到地藏王菩萨就在她眼前，穿着看戏时她看到过的古代帝王的衣冠，凶神恶煞地坐在他的王座上，身旁有黑脸红胡子的判官，门口有手执兵器的门卫，她不由自主地往里走，门卫把她挡出来了，并向右边挥了一下手。她又不由自主地往右边走去，眼前全黑了，她感觉到自己是在一个黑胡同里行走，终于走通了。眼前一亮，她看到了金桥银桥奈河桥。有许多衣冠楚楚、一脸福相的男女迈步向金桥银桥走去，桥头有金童玉女相迎，笑容可掬，频频点头。她早已听老人讲过，前世没有罪过的、行善的就往这桥上过去得到超度。奈河桥的情形完全相反，青面獠牙狰狞可怕的白无常和黑无常守在桥上，那些衣服褴褛面容憔悴的男女，畏畏缩缩地走到桥上，立刻被无常用钢叉挑到桥下的河里，那河里浪滚滚，河里的毒蛇怪兽把叉进河里的人咬得遍体鳞伤。小时候听老人说过前世有罪的，进了地狱就得过这

座桥，如果过不了桥被叉进河中，将永远不能超度。她自小就听父母亲的话，从不背过失，从不缺德的事。长大后一直在父母身边织网打鱼，除了跟母亲到葫芦口的庙里烧香外，连赶街都很少去，平时连走路都十分留神，生怕踏死一只青蛙虫子背过失。她相信自己能过金桥银桥。她向金桥银桥走去，但被两个夜叉抓了回来，大声喝道：“你是落河鬼，永远不能超度。从那边奈河桥上过吧！”不，她不能过奈河桥，她是清白无罪的。她宁愿回到金沙江上做孤魂野鬼，她已在人世间受够了苦难和欺骗，她决不能再到地狱里受罪了。她竭力挣扎着，终于从两个夜叉手中挣脱了出来……

长水见她的身子又动了一下，但她仍然没有睁开眼睛，他继续用自己的体温焐着她。

她的知觉和意识又清醒了些，但仍然似梦非梦。她好象听到了金沙江的波涛声，听到了江风刮过树林的沙沙声，还感觉到身边有一种好象是喘息的声音，她很想睁开眼看看，但眼皮象是被大石板压着，怎么也睁不开。不过金沙江的涛声和风声她是实实在在地听到了，还有那鼻息……难道她真的越出了地狱回到金沙江上来了？啊！她将永远在金沙江上做孤魂野鬼，要去冤那些害人的人、骗人的人，让金沙江的大浪把他们吞没。永远在金沙江上保护还在人世间受苦受难的父母双亲，让爹顺顺当当地打鱼，让母亲和弟弟无病无痛无灾无难。父母亲现在怎么样了，他们一定还不知道她已死在金沙江，她出嫁时他们是多么的高兴啊！要是她们知道是受了庄主家的诈骗，知道她已投江自杀，他们该是多么的悲痛啊！小时候父母是多么的爱她疼她，那时她还没有弟

弟，母亲生下她以后就迟迟不再生育，父母亲把她当做独生女看待，又常常到葫芦口的太子寺求子，还常常对她说如果她一直不再有弟弟，就要给她招个能干的上门女婿。那时她还不到十岁，对婚姻只有个模模糊糊的概念，当父母一提到给她招女婿时，她害臊地说：“我不要女婿，我一辈子在你们身边服侍你们得嘞！”母亲说：“囡，我知道你孝心好，会给我们养老送终，可是你老了又让啥人来服侍你呢？”她说：“当然是由儿女服侍我嘞。”说得父母亲好笑不住，母亲又说：“憨囡，不结婚哪来的儿女呀？要绝后的。你是独生女，不招个女婿我们孙家这支人就要绝后。”想是这么想，说是这么说，母亲仍然年年到太子寺求子，巴望生个儿子。每逢到太子寺时也把她带去。葫芦口镇上边的岩岗上有太子庙，也有地藏庙，一头管生，一头管死。那时她还未进地藏庙看过，她害怕。太子寺倒是每年都要跟母亲去一次的，求子的情形她记得清清楚楚。庙里塑着个铸铜的太子，赤身裸体，叫人看了好不害臊。据说求子的人若能用银钱打中太子的生殖器，来年便能生下个儿子。求子的有贵妇人，也有穷女人，有的贵富人左打不中右打不中，便发起狠来，把身上的贵重首饰也脱下来打太子的那雀儿。她看到那太子的脚下，丢满了银元、铜元、手镯、戒指，当时她心里还感到纳闷，这么多的财宝是不是被太子收了去？后来，她到过地藏庙一次，那是病中的祖父被庄主逼帐逼死以后，她跟着父母到地藏庙为祖父超度。在地藏庙里她看到了地狱里的惨状，看到了金桥银桥奈河桥，还有抱火柱的、下油锅的、锯剖的、刀铡的等等在地狱里受刑的人，都栩栩如生地塑在大庙里，真叫人

目不忍睹，让人不寒而栗……

怎么，身边好象有人，而且已感觉出她被人紧紧地抱着，热烘烘的，难道地狱里的两个夜叉又来抓她回地狱去受刑？她决不能回地狱受刑，她宁愿永远在金沙江上做孤魂野鬼，她极力挣扎着……

她终于完全清醒了。先前那在地狱的情形只不过是一场恶梦，是童年时看到的地藏庙里的情形在她半昏迷的蒙眬意识中的再现。

当她睁开眼看见身旁躺着一个陌生人时，立刻惊恐地挣扎着站起来就要往外跑。但她已精疲力尽，站立不稳，看着又要倒下去，长水很快地起身扶她坐在被子上。她还想再挣扎起来，但她已没有一点力气，只好不由自主地闭眼躺着，身旁那个人已离开她到一边坐着去了。她恶梦初醒，一时弄不清当前自己的处境和眼前发生的一切，但她马上想到了那一出使她陷入绝境的婚姻大骗局。

她又想挣扎起来，但仍然办不到。听听金沙江的风浪声，可以断定金沙江就在近处。天黑下来了，洞里什么也看不见，她到底在啥地方呢？身边的那个男人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他是什么人？怎么没听见他的声音了呢？她觉得她完全清醒了，马上想到曾有个男人躺在自己身旁，但女性本能的警觉使她知道自已并未失去贞操，感到他并不是坏人。但她认为必须马上离开这个地方，她必须去死，金沙江就在近处，活在世上她反正是逃不出虎口的。她强挣起来，摸到岩壁，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外走去。走到洞口，刚刚看清对面的山影和天边的星光，她又终于支持不住，昏倒在地上了。

长水看出她已完全醒过来了，但身体非常虚弱，这除落水冻僵耗尽体力的原因外，还可能是因为饥渴的缘故。他就走出洞子到屋里给她弄了点吃的喝的。当他返回的时候看到她昏倒在洞口。他又把她抱进洞里，放在毯子上，盖上被子，喊她：“姑娘，姑娘，醒醒吧，我给你拿吃的喝的来了。”

她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个男子的声音在呼唤她，她又睁开了眼。这时圆圆的月亮升了上来，又是个月白夜，月光斜斜地照进洞里，她细细看了一会，终于看清她是在一个岩洞里，身上盖着被子，身下垫着毯子，身旁堆着从她身上换下来的湿衣服，那男人与她保持着一段距离，虽然月光下他的面容看不大清楚，但总感到他并无邪念，而且看来还很年青英俊，根据这些情形她估摸出自己是被这年青人救上岸藏在这洞里的。但不管怎么说，她不能再活下去了，她又想挣扎起来去死，但仍旧没有力气站起来。

“姑娘，你不用害怕。在这儿是不会有人伤害你的。我虽然不认识你，但我看出你也是个遭难的人。你走了绝路，我从江里把你救出来了。你需要温暖，因为你已完全冻僵了，为了避免害你的人发觉，我不能生火，更不能叫人来帮忙，……姑娘，难道除了一死，你就再也没有其它的办法逃脱灾难？”

她什么都清楚了，也被他的行为感动，而且从口音上听出他也是客家人。顾虑打消了，她羞涩地说道：

“你……救了我的命，实在是一片好心，但是，我……实在没法活下去了……”

说着，她两眼饱含泪水，忍不住象断线珠一样往下滚

落。长水从她的口音上听出她也是客家人，又对她说：

“姑娘，你……应该活下去。现在，你已死里逃生，但身子还十分虚弱，也许是很饿很渴了，吃点东西，喝点水吧，我都给你拿来了。”

她没有吭声，过了一会他又问：

“你叫啥名字？”

“我叫喜凤，我家姓孙。”

“哦，孙喜凤，你家住在啥地方？”

“狼牙响。”

“家里还有哪些人？”

“爹妈，弟弟。”

“你可以把你的遭遇告诉我吗？我会尽自己的力帮助你的。我也是命苦的人，也是被财主逼得走投无路才离开田地到江边打鱼的啊！”

哦！他也是受苦人出身，他们家也有和她家同样的遭遇，而且也是客家人。在他的言语中流露着患难之交的同情感，她信赖了这个正直无邪的年青人，终于吃了他送来的吃食和温开水，感到身子又暖和了许多，精神也恢复了许多，于是向他倾诉了自己的不幸遭遇。

……自从她祖父去世后，家境一年不如一年。因为还不清欠租和欠债，庄主就霸占了她家的屋子、退了佃。在人户密集的鱼米之乡葫芦坝要再租田种那是不容易的，何况他们已无立锥之地，一家人只好搬到狼牙响上面的江岸渔村打鱼织网为生，她就在这里长大起来。母亲在快到更年期时才生了个儿子，她就不再是独生女了。母亲认为这是她每年到太

子寺求子的结果，更加信神了。根据当地的风俗，有了儿子就不能招女婿，哪怕儿子再小。那时她已有十八、九岁了，出落得象朵鲜花。她自己也觉察出她长得超人的美丽，一心想嫁个青年能干、勤劳善良的人。来提亲说媒的人很多，到了这般年纪的大姑娘，对于婚姻的观念不再是童年时代那么模模糊糊的了，也不会再嚷不要女婿的话了，但在众多的求婚者中她一家也未应许。她还未遇到意中人。

在这个小小的渔村中，出了这么个人品出众，灵巧过人的闺女，就象开放在江畔岩岗上的一朵鲜花那样引人注目，过往的行船本来再行不远就可以到葫芦口，但有些人偏偏在这儿靠岸歇夜。穷苦人的家里因有了这样一个美丽聪慧的姑娘而热闹起来，这本来也是不奇怪的，拿母亲的话来说就是：“一家养女百家求嘛！”

有个在财主的大船上押运的、二十多岁的客家人，不知怎么的，跟她父亲结识了，不久后又跟全家人处熟了，打得火热。这后生长得十分漂亮，并且伶牙俐齿，通达世故，很能干，象个在江湖上闯荡了多年的人。他善于结识人，更能生着法儿取得别人的信赖和欢心。他常常替母女俩到镇上接洽订货找主顾，每次都带来大捆织网的麻和交了成品领到的手工钱，有时也捎带从镇上买来的日用品。

这个人的名字就叫李善。不久，李善这名字压过许多求婚人，在她心里占了主要的位置，但偏偏这年青人没有向她提过亲事。他老是不显山不显水的，仿佛他结识这家人并不是为了这美人儿，他帮助这家人过日子似乎也没有其他目的。他的目光从未流露过半点邪意，更不象那些贪婪的人长